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劫餘灰

第三回 南海縣演出無頭案 朱婉貞初遇喪心人

且說婉貞聽得父親突然說是陳家那小孩子不見了，不覺吃了一驚，不由的衝口而出，說道：「噯呀！怎麼不見了？」小翁道：「若是早兩個時辰得信，這個勞什子聘，便可以慢一著了。偏是行聘過後，這裡回盤過去，他那裡接到六皆來信，說是不見了。從終覆出場之後，便沒了這個人。」婉貞聽了，心頭小鹿亂撞。悲又不是，愁又不是，一口氣湧到喉嚨上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歇了一會，方才說道：「既是終覆出場便不見了，何以昨天才得信？」小翁道：「我也不知備細，只聽得人說，我便連忙去找陳九如。誰知九如已和公孺兩個，趕往省城去了。」婉貞聽了，默默無言。小翁又道：「倘使他有甚不測，倒並不是難題。不過，這頭親定得鹵莽些，害你守望門寡，諒來我教你讀書一番，應該略知大義，不致辱沒了我的家門。但怕那畜生做了些見不得人的事情，躲著不敢見面，過幾時卻又面無目地的跑了出來，我有了這樣的女婿，豈不活活的把我氣死。再或者，他在外濫嫖的昏了，忘了回家，這等人，也就一輩子了。我算來算去，只有這兩層，不然斷沒有平白地不見了一個人之理。」婉貞聽了，暗想，父親說的兩層，第一層是不見得的。他有甚麼見不得人的事？又何必幹那見不得人的事？倒是第二層，有點意思。年輕的男子，往往把持不定，失足花叢，是常有的。然而，任他怎麼昏迷，自己高高的中了案首，也該回來了。這裡面或者另有事故，也未可知。只是自己是個女孩兒家，不便多說，惟有默自耽驚。辭了父親，自歸房內。可憐從此以後，銀缸問花，金釵卜鳳，更無已時。且按下不題。卻說當日陳公孺喜孜孜的打發兩位媒人，領了聘禮，到朱家去。方才送出大門，卻接到六皆自省城寄來一封燒角的要信，不覺吃了一驚。連忙拆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著：

公孺大哥如見。前日案發，疇姪大喜掄元，弟急至其肄業館中道賀，詎到館晤其業師何先生，言疇姪自終覆以後，未曾回館，因疑其在弟店中，故未尋訪云云。而近日疇姪實未來過，經弟直告何先生，彼此驚疑不定，不知失落何所。旋經何先生飭人至各學生家問訊，非但毫無消息，並探知尚有學生二人，同時失去。見信務乞速到省城，商量尋覓之策，不可有誤。專此飛報，即請台安。專盼大旆。弟六皆頓首。

公孺看畢，不覺驚得面如土色，默默無言，自打主意。李氏連問是甚麼事，公孺只管搖頭不答。後來李氏問得急了，公孺含糊答道：「沒有甚麼事。等一會九如來了，我們一同商量。」李氏摸不著頭，取過那封信來看時，又苦於不識字，只有兒子名字那個「疇」字，是認得的。明知是關著孩兒的事，這封信又是燒了角的，明明凶多吉少，爭奈公孺不肯說，只急得他雙足亂跳，一定要追問。正在爭執時，兩位媒人已領了回盤回來。公孺按住了一天驚恐，屏住了滿腹憂愁，一般的笑逐顏開，款待兩位媒人。李氏見此情形，也便將心放下。等待過了媒人，女媒辭去，公孺留下九如。又叫李氏收過了回盤禮物，彼此將衣冠寬去，方才取出六皆的信，給九如看。九如看罷，失驚道：「怎麼便不見了？」李氏連忙搶著問道：「甚麼不見了？」九如道：「原來哥哥還沒有告訴嫂嫂。這封信是幾時到的？」公孺道：「剛才到的。我若告訴了他，他要大哭小喊的，把今天的喜事，鬧了個沒了了局，所以暫時按住。」又回頭對李氏道：「此刻告訴了你罷。是疇兒不見了。」李氏怔了一怔，道：「怎麼講？」公孺道：「疇兒自從終覆出了場，就不見了。」李氏聽了這句話，猶如天雷擊頂一般。但覺得轟的一聲，耳也聾了，眼也花了，眼前看見黑「」的一大塊黑影，黑影當中火亂亂迸，一霎時間，天旋地轉，頭重腳輕，不因不由，把雙腳一蹬，便撲通一聲，連坐的交椅一並仰翻在地。嚇得公孺連忙過來扶起，僕婦等輩與及族中來道喜的女眷們，都來幫著扶救。叫了一會，李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，接著便哭叫一聲：「我的苦命的兒呀！」公孺頓足道：「他不過暫時不見了，終須要尋出來的。你等果然尋不出，再哭不遲呀。」李氏頓住了哭，呆著臉怔了半晌，說道：「你又說甚麼？」九如接口道：「疇姪雖然暫時走失了，他有這麼大一個人，終須要尋著的，嫂嫂不必性急。」李氏道：「照你說，是走失了。嚇煞我也。」回頭對公孺道：「你說話也說清楚些，我剛才明明聽見你說疇兒自從終覆出場就沒了。」公孺道：「你自己耳朵聽差了，反要怪我說不清楚。」九如道：「此刻也不必爭執這些閒話了。哥哥，趕緊親到省城走一次要緊。」公孺道：「我便去，還要求老弟陪我走一次，好歹多個人商量。」九如道：「當得奉陪。」李氏便忙著要收拾行李，九如道：「行李不必帶罷。我們到了省城，總是住在聚珍，還怕少了我們的被褥。」公孺道：「如此，老弟快回去知照一聲，我們就行。」九如笑道：「哥哥也急昏了，弟婦現在這裡，我又何必回去知照呢。」原來這一天，九如的妻小張氏，也過來道喜，此時尚未去，正在前廳招呼李氏，勸他不要愁。公孺聽了，也破顏一笑。匆匆叮囑了李氏幾句不要愁急的話，便和九如同到碼頭上，僱了一艘快艇，兼程趕往省城而去。此時尚邊一帶，早已沸沸揚揚，將此事傳出去，是以先被朱小翁知道了。這且按下不題。

且說公孺、九如，趕到省城，已是黃昏時候。捨舟登陸，到了大新街聚珍珠寶店，與六皆相見。問起如何不見的情形，六皆也不能深悉。此時天色已晚，行事不便。挨過一宵，公孺便到西湖街，拜望那位何先生。原來這位何先生，是一位通儒，單名一個「哉」字，表字謂信。當下何謂信接著陳公孺，彼此寒暄已畢。公孺道：「小兒一向得蒙先生耳提面命，感德不淺。此次第一回出考，即僥倖了，此皆先生訓迪之功。特來拜謝。只是小兒場後走失了。聽說先生門下，還有兩位高足，同時失去，不知可是真的？到底如何走失，近日可有點消息，還求指示。」何謂信道：「如何走失，兄弟也不得而知。此番門下連令郎卻有三個學生出考，令郎及一個姓柴的，名叫柴也愚，都同時招覆。一個姓游的，叫游於藝，卻早被擯了。終覆那天，游於藝前去接場，就沒有回來。他們各人都有家的，柴也愚住在寶華坊，游於藝住在泮塘，便是令郎也常到聚珍去。所以他們沒回來，兄弟卻並不在意。直到前日，令弟六皆來到，兄弟方才知道。此時柴游兩家，都忙著尋訪，閣下不妨到兩家去探問，或者可以商量一個方法。」公孺聞言，謝了何謂信，辭了出來。忙叫了一乘轎子，先到寶華坊，後到泮塘。兩地相距又遠，足足一天的工夫，方才到過兩家。問起來，也是毫無頭緒，不過家人們乾著急罷了。柴也愚還是三代單傳，從小沒了父親，還有一個八十多歲的祖父，已是哭的不省人事了。公孺初意，本來也只當兒子不肖，在外閒蕩，一訪尋便可以尋回來的。及見了這般光景，不由的也慌張起來。回到聚珍，又將近入黑，與六皆、九如，相對愁歎。

還是六皆出主意，寫了尋人賞格，到處張貼。此時廣東還沒有報館，省城各公館、字號，看的都是香港報紙。便寫了賞格底稿，寄到香港《循環報》、《維新報》、《華字日報》等處，去上告白。這一哄傳出去，不到一日之間，廣州城裡早傳作新聞，說南海縣學失了案首。過得幾天，已定了簪花謁聖的日期，卻還是杳無消息，廣東人便造了一句笑話，說南海縣這一案是個無頭案，日子越久，消息越是杳然。公孺急得終日耳鳴眼跳，眼巴巴望了一個來月，仍是沒有絲毫蹤跡。起先各人把這件事哄傳開去，還望有人知道的，前來報信，久而久之，外邊傳說的也冷淡了，沒有人說起了，更是沒有指望。

公孺無奈，只得托下六皆，自和九如兩個，先行回鄉。李氏此時，已是思子成病。公孺只得強詞安慰，一面延醫調治。又叫九如去通知朱小翁。此時為日已久，仍無蹤跡。小翁料得，從前疑他乾下不能見人之事，暫時避面，與及在外濫嫖，忘了回家兩層，已是錯疑了。據此月餘之久，還沒有有一些影響，想來總是凶多吉少，因此聽了九如所說，也不免愁歎，並沒有甚麼怪人的話，倒反托九如向公孺夫妻勸慰。

送過九如之後，便到內室對婉貞說知。可憐這一月以來，這位婉貞小姐，已是斷盡柔魂，碎盡芳心的了。今聽得尋訪不著之言，無非是和他加些碎心材料。看官須知，這訂定婚姻，本是兒女終身大事，一經說合下定，便是畢生憂樂所關，若然有了中變，如婉貞所遇此等事，其心中之苦，便不言可知。然而所說合的婿家，若是向來不相識、不相知的，遇了此事，不過是一個苦字，便包涵盡了。至於婉貞與耕伯，卻是從小兒常常相見，在一起頑笑，耳鬢廝磨的。雖然自從耕伯到省城讀書之後，隔別了幾年，後來六皆來做媒說親，朱小翁未免向女兒提及。他口中雖未便說出，心中卻把從前我兩個曾在何處相見，何時何日在何處同頑耍，在何處同談笑，覺得這耕伯如何親熱，如何可愛，一一都潮上心來，倒覺得父親一定要等他進了學，方才許親，未免多事。暗暗地禱祝

他早點進了學，以便成就這件好事。及至聞得他高高的中了案首，陳家備了聘書、聘禮，前來下定，心中之喜，不言可知。誰料歡喜未完，忽然得了這個消息，他這苦字當中，未免藏著一個情字，所以較諸平常遭遇意外的，更為難過。當下聽父親說知仍無消息的話，不免歎一口氣，慢慢的說道：「只怕是凶多吉少的了。」小翁皺眉道：「然而沒有確實消息，又不能說他一定怎麼。」婉貞道：「少年秉性，總是以科第為榮，他高高的中了案首，倘使平安無恙，豈有躲著不出之理。據此看去，豈不是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便噎住了。小翁低頭，默默無言。忽然小丫頭報，說二老爺來了，小翁道：「這個厭物，許久不見了，卻又來找我做甚麼。」一面說著，起身出去。只見他兄弟仲晦，迎著道：「哥哥，兄弟一向在外，前回姪女行聘大喜，不曾來道個喜，幫個忙。今天回家來，聽說姪婿走失了，卻來與哥哥道惱。」小翁道：「你總不肯安分在家耕讀，一年到晚，總在外頭流離浪蕩，乾些甚麼？」仲晦道：「哥哥，我不比你，清茶淡飯，可以熬得日子。好歹總要在外頭碰碰機會，有的撈兩個回來，沒的也沾光一頓酒肉。我們說正經事。我才從省城回來，下個月初一，是外母七十歲正壽，我們兄弟兩個，同是女婿，雖然他女兒沒了，親情總是在的。我想和哥哥一同到省城祝壽去。並且外母也曾說來，說是許久未看見婉貞姪女了，囑咐我叫哥哥帶姪女去住兩天。不知哥哥可去？」小翁道：「這個自然當去的。但不知你幾時動身？」仲晦道：「我想早點走，後天便動身。因為鄉下買不出東西，要到省城備點禮物去。若是姪女去，我便帶了弟婦去，給他做伴。」小翁道：「弟婦果然去，我也樂得叫女兒去給外婆拜壽。」當下商議定了，仲晦辭去。小翁便入內告知婉貞，準備動身。婉貞雖然沒有心緒，然而父親高興，外婆生日，也不便違拗。略略收拾收拾，到了後日，仲晦僱定了船，帶了趙氏動身。小翁也帶了婉貞，和一個小丫頭上船。只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樂昌宮鏡破更破，烈女貞心寒復寒。

不知此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